賈平凹的父女情

文化 什錦

我沒有見過賈平凹的女兒賈淺，更沒有見過賈平凹的女婿賈少龍。但讀了著名作家賈平凹《在女兒婚禮上的講話》後，我確信作爲賈平凹的女兒賈淺，肯定是十分激動和幸福的；我確信作爲賈平凹的乘龍快婿的賈少龍，肯定是十分激動和幸福的；我也確信所有參加過賈平凹女兒賈淺婚禮的來賓們，都是格外激動和幸福的。理由很簡單，他們親耳傾聽了一個作家作爲一個普通父親那情眞意切、發自肺腑的心聲。

我跟作家賈平凹謀過一次面。在我的總體印象中，穿戴整潔的賈平凹，更像一個憨厚、善良而隨和的陝北老農。但正是這位看似普通的賈平凹，用他的睿智，深刻而細膩的文筆，寫出了震撼中國當代文壇的一部部鏗鏘的力作，《商都紀事》、《廢都》、《懷念狼》、《秦腔》……賈平凹的名字和他傾情創作的作品，是注定要寫進中國文學史的。

西風

但聲名顯赫的作家賈平凹沒有一點架子，是一位性情隨和的性情中人。就像前不久，我西安一位名不見經傳的愛好文學的殘疾人朋友，他致信給陝西省文聯主席賈平凹，說是很想跟名作家賈平凹合個影，留個念。沒曾想，賈平凹很爽快地答應了。現在，這張照片就存放在我電腦的文檔裡。

話題似乎扯遠了，還是說賈平凹聲情並茂的《在女兒婚禮上的講話》那精彩的短文吧。這篇飽含深情、精彩紛呈的美文，發自內心以情動人，這應該是作家賈平凹送給出嫁的女兒賈淺一份最珍貴的禮物。這篇美文最初發表在《美文》雜誌上，先後被多家報刊爭相轉載，一時傳遍大江南北。只要你在電腦上點動鼠標搜索，你就會輕而易舉的讀到這篇樸實而深情的美文，你就會感受到一個父親對女兒那寬厚無私的愛。

我不知道，面對這對對未來滿懷憧憬的新人，面對所有前來道喜的來賓，作家賈平凹是事先擬好了講稿，還是登台即興而發？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當賈平凹動情的講這番話時，那不勝嬌羞的新娘——賈平凹的女兒賈淺，一定是流淌着滿臉喜悅的淚水，聽完父親那情眞意切的賀詞的。不光如此，所有的來賓都會爲之怦然心動。在女兒賈淺熱烈而莊嚴的婚禮上，在女兒出嫁成爲美麗而幸福新娘的那一刻，作家賈平凹一定心潮起伏，一定想起了許許多多，他送給愛女的不是香車寶馬，而是一番情眞意切、意味深長的祝福與叮嚀。

在這篇簡短而深沉的賀詞裡，賈平凹簡要的介紹了女兒成長的過程以及成長給一個父親帶來的快樂，但更多的是他對女兒賈淺、女婿賈少龍的殷殷的祝福、期待與叮嚀，字裡行間流露出一個父親對出嫁女兒深切的關愛與牽掛。概括成一句話，那就是要求這對新人老實做人，老實做事，要有大胸懷。我相信，在父愛陽光下成長起來的女兒賈淺，她一定聽懂了父親來自內心深處最眞切的心聲，她一定感受到了那地久天長、綿綿不絕的深厚的父愛，她一張幸福而陶醉的臉上，也一定綻出了幸福而歡欣的微笑。面對父親的祝福與期待，面對父親澎湃的心潮，賈淺沒有理由不流下喜悅的感激的熱淚。

我希望天底下所有認識字的父親和母親，都能夠讀一讀這篇感人至深、發自肺腑、大俗大雅的美文，你會爲之感慨，你會爲之動容，你會思量着怎樣做一個合格的甚至出色的父親和母親，讓自己含辛茹苦養育的兒女，在親情大樹的庇護下快樂而健康的成長，從而成爲國家的有用之材。你讀了就會知道，那種源自於血脈的依依父女之情，比大海還要深沉，比高山還要高遠。

像賈平凹諸多的著作一樣，他這篇精短而深沉的《在女兒婚禮上的講話》，因爲樸實、眞切和隨意，是注定要流傳於民間的，甚至一直流傳下去。理由很簡單，這是愛與親情的巨大的力量。而愛與親情，是注定要在冷暖的人間永恆的綿延不絕的。

零工與低收入

楊繼良

文史叢譚

「零工（part-tiner）」，即「鐘點工」，一般沒有福利，收入在最低工資上下。我們這批華人，二十年前來美，都當過「零工（part-tiner）」，謀生存、攢學費。

這次大選論戰焦點是失業問題，雖說失業率高企，但商店和超市櫥窗或外牆上仍然常見招工的告示。老伴會對我說，工作不是很好找嗎。美國政府規定有最低工資線，最近二十多年來，有所提高；有失業補助，可得正常收入的三分之一，當地的勞動部門還幫助找適合的工作；工作單位給付健康保險的大部分等等，我以爲這些措施使窮人得到了保障。香港一位留美的同事說過，「在美國，窮人也窮得『體面（decent）』」。我也曾以此勸說國內親友來美定居。雖然知道美國也有「無家可歸者（homeless）」，住在「收容所（shelter）」裡。華人公認這些人不是吸毒、酗酒，便是精神病，並不同情。

比照自己在國內的經濟狀況，我們對當前的生活滿意，感覺不到工資的提高遠遠落後於物價，老百姓的生活已經並不那麼有保障了。回想一九八五年時，加州的汽油每加侖低於一美元，如今已近五美元；大米從每袋二十五磅不到五美元，漲到現在的十五美元以上；物價等於當年的三、五倍吧。但最低小時工資從三點五元只上升到八元，即兩倍多一點。二十多年前，我和北大來的一個講師一起在伯克利上課的午休時，爲一個女生寄宿所洗碗，兩個小時，給七美元，洋人對這種工作不屑一顧。那時的失業率百分之三「失業」只是跳槽到另一個崗位的間隙，可以說不存在失業。

此次危機以來，形勢大變。十月末紐約時報有一篇專欄文章，說過去只是假期中的學生或已退休的老人爲多得些零花錢，才願意在餐飲和零售業做「零工」；現在這兩個行業爲了降低成本，越來越多地在僱用零工，五年來零工從一成上升到三成。僱主從收銀記錄中掌握客流，高峰一過，就請「打道回府」。有一個中年女工說，她喜歡和人打交道，所以從文員跳槽來零售店，但始終沒能轉爲「全工」——店裡二十五人，也都是零工。店主分配她每周只工作二十八個小時，每小時十點八美元，平均月收入一千三百七十五美元。她說，這樣的收入幾乎無法生存。這是實情——此數還低於遠遠趕不上物價上漲的最低工資呢。其所以每周只給她工作二十八小時，是因爲如果是三十小時，僱主就必須爲員工買醫療保險了，這是一筆很大的數字。窮人實際收入銳減加上失業，眞可謂屋漏偏逢連夜雨。

拿最低工資，確實難以餬口。在加州租一個「姻親柏文」，就是在正房下面（一般在車庫旁邊）有一間光線不良的臥室，另有一廁所，供姻親客人暫住；這是最低級的居所了，每月五百美元。代步的汽車每月三百美元的油費和保險，剩下的只夠吃飯。如果另外一個人需要撫養，簡直就無法生存。美國的失業率現在仍在百分之八左右徘徊，失業和非全職人員佔兩千萬，如果這些人平均另外有一個家族，意味着百分之十六人口生活難以爲繼。勞動部門也早已不再承擔安排工作的責任了。經濟上出了大問題，首當其衝的是在經濟上居於弱勢的有色人群。

此次大選，共和黨得到白人中六成的選票，以爲穩操勝算。可是九成的黑人、四分之三的拉丁美洲人和亞洲人都投給了民主黨。選舉的第二天，有大老闆在電視上威脅說，如對他們的稅收不保持降低，他必縮小經營規模。也有富人組織一個「愛祖國」團體，說提高自己的稅負，理所當然。兩黨在這個問題上正鬥着呢。善待窮人才能長治久安，信然。

划出第一槳

聶敏

如是我見

平生一次突破，一次超越，一次勇闖，竟又在巴黎。

巴黎東南隅有一勝景，名凡仙森林Bois de Vincennes，離地鐵站Porte Doree不過一箭之地。那天黃昏，我依旅遊指南，尋到那兒。

公園極爲遼闊，看不見盡頭，據說園內有三個湖泊，其一可划船，另有萬花園、四季花園、動物園、佛教中心及城堡。我信步而遊，見有老夫妻在餵鴿，有媽媽推着嬰兒車散步，有少年十五二十時，踞坐草地，高談闊論，逸興遄飛。這公園，讓人各樂其樂，而樹林陰翳，空氣清新，情調閒適，匆忙的遊客，很可能忽略了這種優閒卻毫不花錢的巴黎生活。

踏過園子外圍，見有馬路，路旁泊了不少汽車，想是遊人驅車而至，復再前行，見有湖泊。岸邊花草蕤鬱，綠蔭綿延，更有小船輕泛湖中，走近一看，告示牌書着：「一至二人十一塊半，三至四人十三塊半」，我忽然心動，問之，其中一個老闆能說流利英語。

「我想租船，是不是有船家撐船，載遊人泛舟?」

「不，要你自己划。」

「啊，多可惜，我不會划。」

「沒問題，我可以教你。」

「可是我太瘦小，怕氣力不繼。」

「你看，那邊帶着小兒的女士也不高大，莫說大人了，就是七八歲大的孩子也能划。」

「我們中國有句諺語：『欺山莫欺水』嘛。」

他笑了笑：「對啊，但這並不是海邊，而是人工湖。」說罷，從售票亭旁拿起地擦，把長柄倒插水中，「看水有多淺。」果然，長柄一插就觸湖底，水深不過三四呎而已。

划槳弄舟，從未試過，運動乃所短，體力恐不勝，膽量確有限，怎敢貿然下船，便佇立湖畔，再三躊躇。夕陽灑滿湖面，金光隨輕波起伏，粼粼然，明明暗暗，岸邊樹下，鬱着黛綠，凝着清蔭，織着幽夢；而岸芷汀蘭，鬱鬱青青；輕舟三三兩兩，划者坐者，莫不欣欣。

這湖不寬，長長的兩端都拐了圓角轉了彎，湖水流淌向不知是何風景的兩端。

我忽然想到，舟中諸人，沒一個穿上救生衣，法國是先進國家，絕無讓遊人冒險之理，既不會淹死，又有何懼？

「能否讓我先試試，划得動才付錢。」

「這個就不可以了。」

大不了是划不動，浪費了船資而已，但若辜負了大好湖光，又要留待下次重遊巴黎了。

「好，我買票。」

老闆笑了，除了付買舟之資外，另付十元押金。

老闆提醒我：「勿超時，否則要多付一小時錢，要把存根保留。」然後扶我下船，他則登上另一小船，在三尺之外，以短距離來教授。

「雙腳要頂住船底橫木，槳上的白色塑膠環要固定在船舷的鐵環上，船槳要以九十度角入水，槳要入水再出水。」我模仿着他示範的姿勢，用力搖櫓，水花激起，小船居然挪動起來。

「完美！」我再運槳，「完美！」

這洋人的教學法眞有一套，我的動作何曾完美？只是從旁鼓勵，時加讚美，在這種不呵斥不訕笑不踐踏自尊的正面態度下，自信與興趣如春水漲潮，讓我這個膽小的東方來客，敢於划出舟中第一槳，水上第一步。

「搖右槳則左轉，搖左槳則右轉。」

「怎麼雙槳同搖時，船往後去，而不是前進呢？」

「你要時時向後望，盡量在湖心處划，哎，划槳要九十度角入水，對了，對了，不錯，不錯，你可以放膽去划，我回去了。」我高呼謝謝，居然沒因他退去而擔憂。

揮槳划船，原來不算頂吃力，小船在我掌控之下，居然聽話，已緩緩往後盪去。那一雙船槳，木造，除塑膠環外，末端釘上塑膠大腳板，跟蛙人腳上裝備相似，想其中必有力學原理。也借力學支點，在牛頓的槓桿原理下，一雙船槳，加上我有限的體力，不過一搖，其力足以把小舟和我撐動；我隱隱然有所領悟。

雙臂一搖，船槳揚起，激動水波，飛沫偶而霑衣；湖上景色，雖不及徐志摩深愛的康河那麼教人迷醉，可是水光樹影草色，都教人怡悅。正自陶然，小舟卻已傍岸，我忘了老闆教誨，沒把船划往水中央，怎辦？唯有用木槳頂着岸邊，再划另一槳，希望小舟能轉向，幸好，一番折騰，多划幾下後，終於離岸，方鬆了一口氣。

沒划多久，又遇上難題了。槳一落水，就給水藻纏着，不只揮槳艱難，更要費勁才把水草甩走，再撥槳，又再勾起水藻，此際，小舟前後左右都是水藻，我已陷在水藻叢中了。怎辦？唯有暫且收槳，略一思量，水流卻又把小舟推近岸邊了，只好單槳拚命去搖，終於擺脫了藻堆。

岸上行人，見我這東方女子，孤身泛舟，不免訝然。有一家三口，爲我高呼打氣，有兩人垂釣，見我脫困，便豎起大拇指，有遊人舉起相機，有騎自行車的，向我揮手。我這初度臨水的舟子，不曾想到在一程茫茫煙水中，會有煦煦艷陽來暖頰，習習清風來送爽。可是，我在此際卻忙不過來，忙得無暇去看手表，無暇去領略什麼泛舟之樂，也不敢停槳揮手回禮，便一再點頭微笑，遙謝岸上美意。

人受到鼓舞，不知不覺間就產生了動力，我渾然不覺疲憊，忽而驚覺，自己原來不是自我想像中那麼孱弱，原來我一直在自限自困，我恨不得歡呼：「我能，我能！」

划着，划着，已划回原地，我揮手向老闆，不，向良師，示意無恙歸來，他笑着走過來，用鐵鏈把小舟拴住，伸手拉我登岸，我欠身向他鞠躬，良師呵呵大笑。

儘管我渺小，儘管我微末，儘管划船不是什麼，然而，成功抵岸那一剎那之興奮，跟跨着戰車，奏凱言旋的拿破崙，又有什麼分別呢？

凡仙森林湖畔的自划船

聶敏攝

終將老去

流沙

人生在線

參觀內地一個私營養老院，樓台閣榭，依山傍水，綠化成蔭，空氣清新。居住區內設有電梯、護理室、閱覽室、活動室等設施。同行一人大發感慨：有一天老去，定要到這裡來養老。

我沒有當場反駁他。因爲此處花銷非工薪階層承受得起的，一年至少需五六萬元的費用。而一般退休工人，大都只有三千出頭的月退休工資，畢竟養老是無法按揭的。

這是養老院的「豪華」版本，是養老院行業中的翹楚。若是「普通版」的，落差就會極大。去過一家鄉村養老院，結果給我以極大的震撼，養老院的樓房裡沒有電梯，地上也是髒髒的，護工們很熱情但大大咧咧的，但人數不多……幾個老人坐在水泥樓梯上曬太陽，身上也是髒髒的，看看房間，也有三四個人一個房的。

一想起老人，我就會想起這個畫面。我們有一天終究會老去，當坐着輪椅，拄得枴杖，失去了年輕人的清醒，「淪落」到這樣一個養老環境中，是不是很無望？

對於經濟條件好的老人，大抵不用擔心。但絕大多數老人，不得不選擇這樣的養老院。或許還可以這樣斷言，再過二三十年，當銀髮浪潮而來，這個社會不僅不會建造更多的高質量的養老院，反而會出現更多的收費低，低質量的養老場所，用來迎合龐大的經濟條件一般的老人。市場經濟規律大抵是無法抵抗的。那些政府公立的養老院，或是民營資本介入高檔養老院，畢將成爲稀缺資源，肯定無法按需分配，而是按錢分配，大抵就像現在的優質幼兒園、小學或者初中。

在網上看到一則故事，一對「丁克」夫妻四十多了，去年成爲「義工」，在養老院「服務」了三個月後，「丁克」夫妻再也不想「丁克」了，他們想要一個孩子。

「丁克」夫妻原先的想法很簡單，只要存下錢，老了可以在養老院裡度過。但看了養老院裡的老人，他們發現自己的想法是錯的。一是他們的錢不夠多，二是即便有了錢，幾十年後並不一定能找自己滿意的養老院。

老齡化問題、養老問題現在還停留在「重視」階段，從「重視」到「落實」，這個過程是不可預期的，時間可以很長很長，也可以很短很短。

我們終將老去。我們無法都像文學作品中一樣，老無所依時留在那時光裡，悄然離去時埋在春天裡。

童心如雪

姚船

客居人語

多年前讀了一篇契訶夫的小說。書中主人翁是位孤兒，從小與爺爺相依爲命。日子艱難，他不得不拖着細小身軀，離開爺爺到城裡流浪找工。孤苦伶仃，飢寒交迫，他非常懷念唯一的親人，就找來紙筆歪歪斜斜寫了一封信。他在信封上寫着：鄉下爺爺收，然後塞進郵筒。孩子純樸幼稚，世界再大，只有鄉下的爺爺佔據他整個心靈。這是一封永遠無法送達的信。

在加拿大，每到聖誕節，也有大批孩子寄出沒有具體地址的信件。他們並非像上面提到的那個孩子一樣，寄給鄉下的爺爺，祈望得到愛和溫飽，而是寄給同一個名字，訴說自己的希望和幻想。幸運的是，這成千上萬封信不會石沉大海。大批郵局員工，利用休息時間，以聖誕老人名義一一回覆。在小孩子心目中，穿紅衣帽、留雪白大鬍子的聖誕老人是世上最慈祥、最慷慨、最好的人。你只要寫信給他，他會與你分享快樂，送給你最喜歡的禮物。

孩子們知道，聖誕老人住在很遠很寒冷的地方。踏上十二月，他們就想啊想啊，一筆一畫寫上自己的心願。然後在信封上寫上：North end（北極），Santa Claucs（聖誕老人）。信寄出後，他們就等呀盼呀，終於在平安夜，聖誕老人駕着鹿車，揹着大袋，從每家的煙囪溜下來，把禮物放進掛在壁爐邊一隻大紅袜子裡，或擺在聖誕樹下。隔天一早，孩子們眞的高興得又蹦又跳。

聖誕是西方人最大、最隆重的節日，像華人的春節。有好幾位西人朋友都說，她們非常喜歡聖誕節的溫馨快樂，雖然都成了母親，有一位還是祖母，每談起小時候寫信給聖誕老人，大家仍雀躍不已，臉上彷彿又煥發出往昔童眞的光采。有兩個孩子的麗莎道，那年她很喜歡一件花裙子，媽媽讓她寫信給聖誕老人。媽媽還教她，向聖誕老人保證做個好孩子，不同妹妹爭玩具。在等待的那些天，她眞的很乖。聖誕鐘聲終於敲響，她也收到心愛的禮物，臉上笑得像一朵花。後來她知道了，原來裙子是媽媽買的，媽媽愛她，媽媽就像聖誕老人一樣好！

孩子們以童稚純潔的感情向聖誕老人傾訴自己的心事，有的匯報自己的進步；有的較懂事的祈求世界和平，家庭沒有暴力，讓所有小朋友都有一個幸福的童年；還有的要求聖誕老人幫助實現自己的願望。雖然五花八門，精彩紛呈，但毫不矯揉造作，像伴隨聖誕老人來的雪花一樣，輕輕揚揚，純白可愛。時代在前進，家庭和社會的關愛，織成一張溫暖的網，牢牢保護着我們的下一代，讓孩子們有一生中最天眞無邪的日子和記憶。

把孩子交給世界

陸地

文化經緯

一九七九年六月，中國一個訪問團去美國考察初級教育，回國後，訪問團在報告中有這樣的描述：學生不分品德優劣、能力高低；小學二年級學生仍然不識字；孩子們重視音、體、美教育，輕視數、理、化教育；課堂紀律不好，學生無視老師存在……

這個參訪團的結論是，美國的初級教育非常糟糕。

同一年，美國也派考察團來中國，他們也有考察後的感想：中國小學生上課紀律很好，手放在胸前，除非老師發問，學生不敢講話；中國學生回家還需做作業；以分數排列優劣。

美國參訪團認爲，中國學生的成績是最好的，中國的科學文化也許會在二十年內趕超美國。

但三十多年過去了，兩個參訪團的結論都是錯誤的。被人不看好的美國式教育越來越被人推崇，而被人看好的中國式教育，卻越來越被人詬病。這則趣聞事實上是一個關於教育的「天問」，教育到底是什麼？瑞吉歐學前教育系統的創始人馬拉古茲有一首詩《其實有一百》裡面寫道：「兒童，是有一百種組成的。兒童，有一百種語言……一百個世界……但是被偷走了九十九。」

馬拉古茲的觀點非常明確，孩子其實不是屬於你們的，而是屬於世界的。你不能佔有他們，而應該由他們自由自在地成長。你根本不可能擁有孩子的一生，最終孩子還是屬於世界的。

馬拉古茲的教育觀點非常鮮明，教育不僅僅只是知識教育，而是生存教育、生活教育……最後才是知識教育。而我們的教育，知識被看成最爲重要的東西，似乎有了「知識教育」，人適應社會的能力、人性的教育、勞動技能、實踐技能等等，都可以一併解決了。

事實上，這是教育最大的悲哀。

有一份內地調查報告，現在百分之八十的孩子不會洗衣、做飯、做家務。在內地十八歲以下的青少年中，大約有百分之十七受到各種情緒障礙和行爲問題的困擾，突出表現爲人際關係、情緒穩定性和學習適應方面的問題。不少人難以應對逆境，在受到打擊或者不如意時，有的竟然選擇自殺。

這就是應試教育的悲劇。

今年初春，有段視頻出現在網上，一位父親讓年幼的孩子，不穿衣服在雪地上跑路，孩子一邊跑，一邊哭。這則視頻引起許多網友對孩子父親的聲討，認爲這是虐待兒童。而孩子的父親卻認爲，這是自己對孩子的一種生存教育。

在中國的教育氛圍中，是絕對不能容忍這樣的教育方式的。

我認識一位父親，他給五歲的女兒一個小布包，裡面裝有一塊寫有電話號碼的紙片，一台手機，二十塊錢，然後讓她自己去幼兒園。最初一段時間，他每天跟在後面。後來，這女孩都是自己上學的。

很多人都在背後說，天下哪有這樣不負責任的父親？但惟獨沒有人看到，這是一種與衆不同的教育。

美國一位名叫安妮·斯通的母親寫了這樣一封信：我的孩子上學了，我把他交給你，世界。請你輕輕挽起他的手，告訴他應知之事。讓他知道，每有惡人之地，必有英雄所在。每有奸詐之人，必有義士。每有敵人，必有朋友在旁相助。告訴他成功可以百倍付出精力和智慧，但不可以出賣靈魂。告訴他讀書的重要，但也要欣賞這大自然賜予的美麗景色……世界啊，你要給孩子堅強、信念和百折不撓。

我很喜歡這段文字。